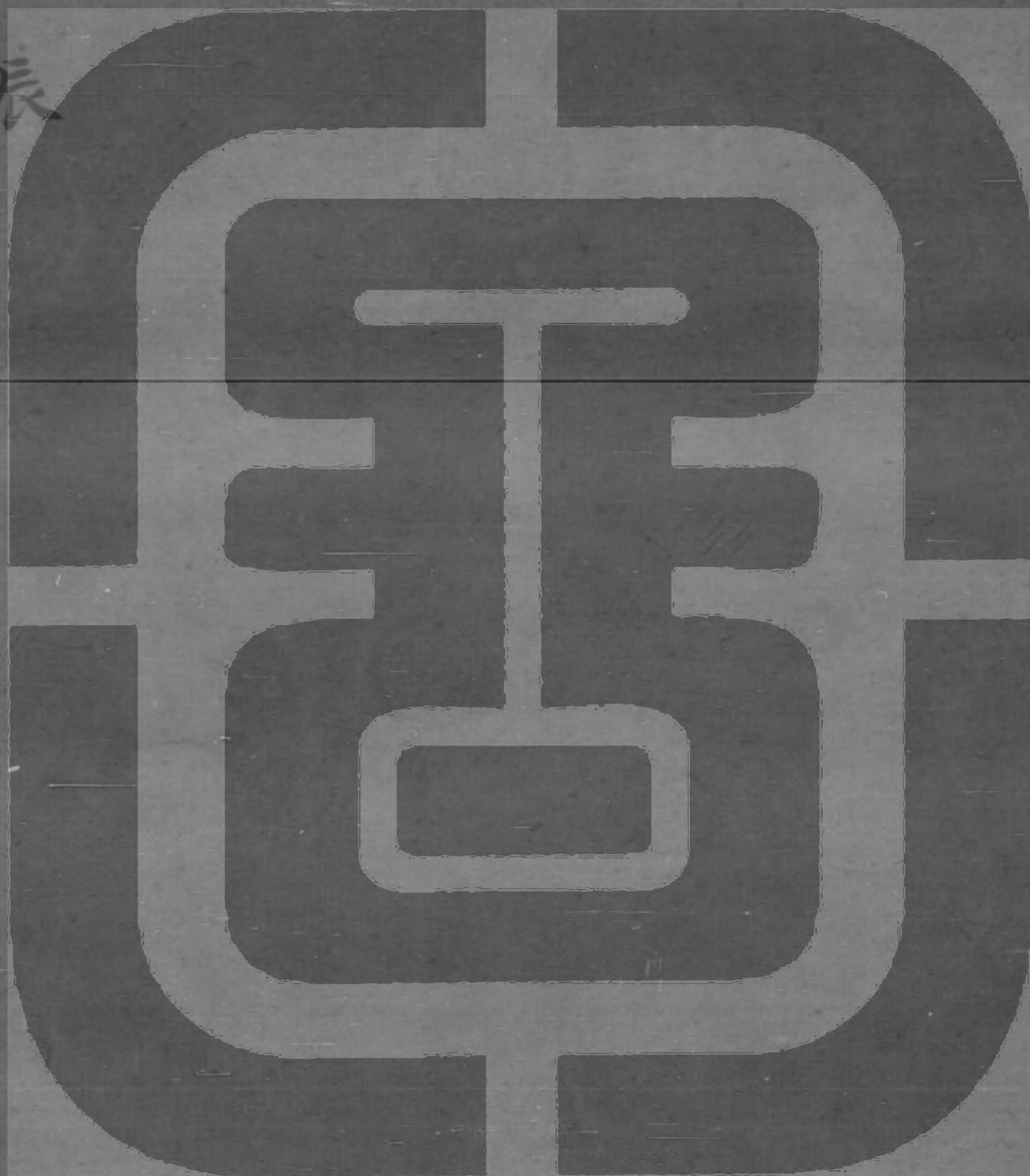


人品

餘冬錄

辰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畢相卷之二十一

內篇

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秩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且公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遠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

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詔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和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於錢明遠輩之存心者矣

○宋包拯司馬公名其天下誦之天下皆呼包公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汙者曰你一箇司馬家今異嘗猶然

○司馬溫公曰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韓遂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治平中韓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韓公怒竟不為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遂非其此等事類歟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役為差役糴子瞻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公忿然子瞻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較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執盡言耶公為一笑然竟行差役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以二公之賢猶不免有此事人非堯舜其難如此雖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病二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居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豈易許人者司馬於東坡之議乃不免忿然耶韓公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檢點者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役法糴子由亦有議穎濱遺老傳謂當時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糴子由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誤故其子孫不遠藥城遺言春惟宋家呂氏若東萊者盛矣夷簡為相陷

事曾不止。郭后於廢死。臣子之惡孰大於是。而有公著為之子。有一事。其似之。希哲有本中為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稱巨儒。衣冠

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晁氏客語。真宗朝造玉清昭應宮。熾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皮補曲削。凸見心。庖史張公詠。凡

凡有與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後十日。則罷去。有一瓦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

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文公傳。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龔幼與群兒戲。一兒墮

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

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聞見錄昔王戎幼與群兒戲

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

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晉書此為戎

之智。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唱甚。道有梨。衆爭

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此為衡之仁。夫智與仁固有分。如此。以司馬文許王

終身之優劣歟。

○胡文定嘗云。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邵康節稱司馬居實。脚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孝作人。須是以十

分為期者實要列句幾分始得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與怨惡爾朱子嘗亟稱之今觀其文集奏呂夷簡為宰相致仕首一章云夷簡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偶不亡敗者蓋其在位日專奪國權脇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不害陛下更新朝政則不復更言所以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未污斧鉞今雖推廣仁恩厚其禮數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臣寮辛苦未嘗

非次轉官豈不使奸邪巨蠹之家貪職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又一章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所不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今聞二僕得旨與官乞不可以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又一章風聞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臣謂夷簡又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冰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搆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夷簡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謬今已罷政府久病家居豈能更為國家圖事縱有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字眩惑天聽且其子弟又不肖須防作偽或

恐露泄於外。尤為不便。乞明賜止絕。不可更令無功之
臣轉相惑亂。云云。呂在相位時。公以范希文事遠貶三
峽。流落累年。及呂罷相。公始被進擢。論其致仕已如此。
若呂在位。身居諫官。其致論於呂。當何如耶。然公後
為范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
釋私憾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
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歐公遺事。公知穎
州時。品公之子公著。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
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呂申公家傳。歐陽脩為翰林。薦公
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風。及脩

以治美言三

言抵毀呂公

極美政公二

太思如以部

使比虜虜問中國文章德行之士。修以公對。又家塾記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王荊公輩。欲
以激厲風俗。又薦荊公與公作諫官。乃自與所論夷簡
三章之言異矣。三章之言得無亦太過乎。春以公為希
文碑。及薦公著之事。觀之。公蓋平心無怨惡之驗。不又
疑其徃言為過。不過可也。呂之大罪惡。見涑水記聞詳
矣。歐公當時特以徃事。且閻文應已死。勢未得為仁宗
一進論之。其云未污斧鉞。亦特呂之幸爾。朱子語類。涑
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以為非溫公書。蓋其中有呂文
后等事。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藁
之類。本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

來辨為子孫者只得分靈然必欲天下人從己則不能也春考言行錄殺郭后事今論在孔道輔集夷簡之得不發揚其家嗣有賢子若孫在焉故也

○廉布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即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素敦康節神其言因戒閣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修撰韓傳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

必此言人哉

然則武穆之

死乃為定數

亦可逃而于古人

以刑焉松不已

身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驚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願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籜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茂履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非自屈於世也○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俾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讓納自守初

不為恢闔膏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為人上者志於有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理正時言近世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仁宗稱善遂有是命夫士之取下亦在作獎其好好名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誠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矣。陳垣為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修飭彌遠召垣問曰吾甥始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

避好名之嫌則士木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察於此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沮乎。范純仁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宋魏校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則恤往，送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思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宋趙抃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府吏以為當死，抃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清以謂，死遂以疑獄讞之，卒免死，以脊今論之，吏議當死為是。

趙所議非法，於偽造印為死，獄者為其私用以害政也。

偽造者赦後用之，奈何而法不死乎。

夫是於王法何死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

「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舉王侯，後堯封進士及

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封清河郡王，人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後，而

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誥為陳留縣尉，有老人言其

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

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

如其言。張去遠，肅宗皇后之父也，少嘗獵渭曲，射殺巨

蛇驟遇兩電，逃依野寺。方震，運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

曰：勿驚！僕射，運大邊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

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

貴，不數年病卒。官止大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

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哉。

○宋徐仲車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

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晨夕具公裳。

揖其母，司馬君實初宦時，年尚幼，家人每見其母齋中

忽蹶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為常。莫識其

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

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

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敬妓至，且

少，文僖曰：主人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

文僖曰：南樓又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

濕，諸公俱不堪其憂，王誅其多出游費曰：公等自比萊

公何如？寇忠愍萊公尚坐奢，繼取禍，貽死，况其不者乎？

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為之勸，卒為永叔

入館，邵氏聞見錄事載如此。春按歐陽歸田錄云：寇萊

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

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潤間，燭淚成堆。杜祁公

字駘，身亦勿駘

曰：勿驚！僕射

曰：勿驚！太尉

曰：勿驚！司空

曰：勿驚！大邊散

復集

又聞空中

曰：勿驚！司空

又曰：勿驚！太尉

既而陰翳廓然

終無所損

去逸自期

當富貴

不數年病卒

官止大僕卿

至乾元初

以女貴

前後三贈官

皆如空中所告

一曲清歌一束伎

美人相自意如狂

心正樓如事定壽

心多少工夫後白

善心止一掃去為

心為情抵以取况

後人乎

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初公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初公

策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此

對特借以譏王者也

歐陽公為之正譽韓忠憲諸公皆待

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

明允以布衣參之

壯心偏向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

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

養也壯心偏向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

矣道山清活老蘓初出局以安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

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

行後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蘓當時愁

態壯心亦可歎耳

○蘓洵權書云古人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

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彼未常見大險也

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七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

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

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

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

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

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

二物、於乃文、年、少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

家、如、素、兒、新、為、知其果不失也、洵之論則然矣、夫棄荊州而就西蜀、

豈孔明之本心哉、宋之南渡也、駐蹕于杭、王阮言、今東

南王氣、種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

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

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勢與乎龍盤虎踞之雄、

晉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

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阮之言、蓋得之洵、

者也、當時士夫、亦多以是為言者、而其君與執政、不能

從焉、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

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

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

私有所求、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

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哇

旃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

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

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世祖

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對、成

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詔阿魯渾薩理曰、朕

在潛邸誰不願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司馬溫公學術可謂正矣而於孟氏不能無疑君子
不苟同其然乎理一而已聖賢心豈異也公之疑孟偶
發於意見耳公欲更貢舉法范忠宣公曰孟子恐不可
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公從之范蓋以王氏黜春秋之
非動之也公子康嘗言孟子於書家醇正陳王道尤明
白通英進講首以為哲宗勸焉觀康告君之言可知公
家庭之教非廢孟者

○王安石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
聚斂物議何如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
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安

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家戚門矣安石豈志聚斂者
新法之弊如此從古聚斂之臣不獨得罪名教而人怨
神怒鮮不自禍漢桑弘羊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
之哭情得已乎朱子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
罪祖先將不祀矣其兄弟信有見識元奸臣阿合馬之
典財賦之任厚毒生民丞相安童廷斥其罪世祖曰若
此徵畢當顯黜然竟無所舉何其日據以俟明年而
不已也王著事除惡出自臣下而上無國典當是時人
心其亦危矣盧世榮繼之四月而誅桑哥繼之不數年
而誅觀世祖之急財賦而任阿合馬也專而篤有言其

子若姪悉處要津者雖獲罷黜而終不以是為罪且曰
回回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所稱道又如此且其入世
榮桑哥之言之易權之驟移而世榮桑哥之敢言而無
戒於前轍也雖然奸臣何利焉後之事聚斂者知之

○今俗語裝局取物造計誘人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
者如棄謂之白著宋人貽謀錄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
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
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盡惑之小民無

知爭競關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
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
州縣賦調積逋群吏重斂不約少品上下但家有粟帛

忍人哉
○王莽令市官收錢買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王安
石青苗法實類此

人稱安石為拙朴○宋孫升為侍御史在元祐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

人亦稱其為拙朴不通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
明遂為大害今觀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
以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宋史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

旨是更法

半國家如此

以為鳴呼要名

只以取此不為

元載之惡

于安石之惡

於安石之惡

石青苗法實類此

宋史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

率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
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
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
得更猛又曰坡公著述當時使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秦少游其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
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
之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許多敗壞之事未
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爾然
則史謂世譏孫升失言自朱子言觀之升當時亦未必
為失言也

南宋否

○宋王定國記沙門島配囚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
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
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史載之默傳矣
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崖州人例止
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乞量移先
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後得生還
甚衆其事與默同宋以仁厚立國舊制尚有此事默所
言在神宗朝始革崖州事不知在何時若在默前可不
默默言沙門島事若在默後神宗著令時亦必推及於
崖州矣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

永生人救海中

日空以耳者之

以家情勝了

熟一者言

老以

南海郡太守

而以姓文傳

以男女孝所記南海太守事亦有之。馬事王得之馬親
語者南海李不能奉其名事出傳聞恐直是處厚事耳
司馬詩話僧惠崇答潘閣曰秀才當^夏微事秀才焚惠崇
拜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囚唐時已然過額投海
中或是唐以來制宋因之今法罪人免死不過連當房
家小發邊遠為民充軍囚獲再生之恩上重得其人之
用大赦日脫大辟而安故里者故不可勝計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一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稿壯卷之二十二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夫指水之信

里人子之信

無心而里人對不肯

云于人美其詐傳

邪里人言

里人天理及兒也

莊綽鷄肋編謂其家故書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
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
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
傍無人即排其人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
溺里人呼求救得其屍已死即號慟之制服如兄弟厚
為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
得利亦均分著籍既盡舉以付其母為擇土地葬日至
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

皆感里人思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不已。里人以婦相勸，又有教子待已必厚，乃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亦咲而已。伺里人出，即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哭慟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綽謂此書呂氏既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序其大概如此。春按徐孝節集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

夫，厚為棺殮，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喪，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迺一日家有大水，水自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爾前夫之溺，我之所為，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去。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讐之心生笑。即日伺其便，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仇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云。

淮陰李氏子投

淮陰李氏子投

淮陰李氏子投

淮陰李氏子投

仲車此序與呂繡卿之所為傳者正同。鷄助編姓氏不能記而仲車序稱李氏豈非呂之所傳者歟。淮陰不應更有一人若是同也。蔣濟萬机論甲作乙婦丙未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醉丙殺之並害二子於義當否。答曰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既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嗚呼淮陰婦之得失於斯見矣。

偏接肉之各

飲而西寺法華

井水長沙之輪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伍爐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脈按方不能愈也見國史補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

人日付法華四卷亦類是耳。實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飲群從數宅之資

而以寺僧圖寺乃供白麥麵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

法人之不能汲汲狗時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

者則用銀兩僧其邦人邦人以為狗羹而井之後聞其猴也擲地而吐

得圖之而法水竹之盡寫其所食世之井猴羹者多矣

○王安石論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王之不

曉事如此此步瀛欲囊沙塞江事也

○宋熙寧四年呂誨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直鑿

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

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浸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死。蓋之告。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識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其論至矣。東坡作蓋公堂記。亦以問醫為喻。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為此說。以諷王安石新法也。洪景廬謂其議論病之三易。要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而張文潛作藥戒。至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遂詳錄以為作文立說者戒。春按。獻可表所言。正為安石新法發也。纔百言而意亦足。立說者又不可不知。建炎初。李綱為宰相。言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

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戎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淳祐中。吳潛妻參知政事。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獲笑。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求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渤之助。上然之。施師點為叅知政事。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居。當無事時。快意所為。思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金楊雲翼常患風痺。得稍愈。哀宗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居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

知其為醫諫也。元中統中，康希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尚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十六年，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

○王公四六話。蔡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木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請

二。獲告詞之語，異矣。陳了翁遺事：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請守海陵，疑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頗異。於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戒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噫，蔡疑之所為，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林子中乎。

○東坡於伊川猶晉溫嶠之與卞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宋史云：軾喜諧戲，願以禮法自持，而軾乃謂願不近人情，而深嫉之。每加玩侮，以致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何哉。世說高坐道人在

丞相坐恒偃卧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頌而壺能以禮法人見重於不為禮法之世制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伊川之所過亦不謂不幸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己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能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

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為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茅數椽却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僦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瘡痍之鄉饑饉勞苦曾不得名一塵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是故春讀王宗稷所為先生年譜而于心有感焉為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困厄之如是耶既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日安其身也他尚

何道哉。古今人豈不有如坡公者。邇東坡與人書。問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僦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向曾見小說家宋人天台方嶽記坡一事。坡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邵民瞻者。從學于坡。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坡從倚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制之愛。觸其心歎。與邵推戶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亡夫有一居。傳自父祖。吾子不肖。奉以售人。百年舊居。一旦棄絕。來徙于此。此吾

所以泣也。坡為之慘然。問其舊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因謂嫗曰。嫗之居。乃吾所售。不必更悲。吾當即還。於是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令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其年坡竟歿于借居。深雪偶談按年譜。東坡辛巳

之歲。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未嘗至陽羨也。水華錢濟明較施純叟所藏坡帖後云。建中

靖國元年。先生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遂決意為毗陵之居。六月。自儀真被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耶。惟吾子由不

復一見而缺。此痛難堪。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失鑰匙。某曰。獲侍言方自此始。如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居。凡造及語。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物。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為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桂酒頌。晚自爾疾增。至十五日而終。錢此跋。今載春緒記間。楚秀還宅事。豈在元豐乙丑。故歸陽羨時事耶。黃州人潘卯老。從東游坡去黃。以雪堂付卯老居焉。惠州脩東西橋。坡舉腰犀為助。貧不廢施。蓋坡平生義

氣每如此。吾輩不可不知。若夫坡之文章。與其節義之大者。史冊載之。學者固知之矣。是故春茲錄方氏所記。及春渚紀聞。於先生年譜後。以補宗稷之缺。

○李薦談記。蔣穎叔之為汝淮發運也。漕運絡繹。蔣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雲電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呂居仁官歲仁廟朝。有為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灶。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使晨起望窰中所出煙。絕道。知

自新豈宜使自棄耶四年大防言蔡確黨或不治
純本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遂論純仁黨確至是公著也卒純仁亦去位矣越三
年宣仁太后崩大防等罷事乃大變巖叟所謂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之時也史臣論元祐之政庶幾仁
宗而熙豐舊姦拚去未盡媒葉復用國政益敝徽宗即
位改元年建中蓋魯布希陳紹述欲和調元祐紹聖之
給事中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
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任伯雨亦曰自古
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
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

以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斯言也所謂君子小人競
進則危亡之基也於徽宗之世見之矣

○范純仁哲宗朝為尚書右僕射時章惇得罪去朝廷
以其父老欲昇便即既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
情純仁弟純禮徽宗朝為尚書右丞時呂惠卿告老執
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
國體君子為小人地每從厚如此吾於范氏兄弟見之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
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程代遺書范忠宣公純仁在隨上章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
得上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岳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

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日俱喪災長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

之階矣錄言行昔張子孝務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

亦善乎讀漢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

如此朱子嘗為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

偽為范濟美應云子發誠偽為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

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云子發是偽於為

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意

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汪輔知慶州謝表有清州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為侍御引社牧詩為證以為怨望罷之蔡後為相被謫

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役法罪之去之則非是故小人後來得以籍口君

子於此不可無制小人之術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替去為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

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為開邊之議賴東坡之

子過范淳夫之子温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陸

棠楊龜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為之亂坐大逆誅高柳

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為司業而苟合取婚不復少

申程氏之孝小人不可保如此

癡人亦存此
失嘆

○黃魯直平生孝友。朱子稱之。秦少游、李方叔、魯直、東坡論薦，已見非於當時。固朱子所弗取也。朱謂東坡晚年自知所學不是，與李昭玘書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又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今日士夫幾人如魯直者？東坡之孝論，篤君子固無所取。今日士夫氣節，有如東坡者乎？

○李方叔薦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必得薦以對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折號，帳然出院，以詩送薦，有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葉石林詩話載此事，而云薦自是不甚自愛，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春

坡上心以舉動
即即子子子
壹未心勝可允
以心口實
廿八

按坡答薦書具在集中，所望薦者甚厚。坡死，薦為之謀，實百常情所著。師友談記於坡極其厚愛，且自誦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坡嘗誨之，爾後常以為戒。云云。石林之言，殆恐未然。國朝胡澠酒先生文集有東坡與薦詩，記云：坡知貢舉時，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薦，值薦他出，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割向優於揚雄論一篇，援兄弟徑持去。薦不及知，既而場中出此題，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薦歎曰：蘓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贈薦之詩，蓋亦解嘲云耳。此事不知胡又何從得來。

○晁氏客語：許仲元曾因故云：常與某不足者，於差除

每用心或曰何也曰仿其不肖之心生許豈欲以德報怨耶春謂只是內不足耳

○劉摯哲宗朝遷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籍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故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崔與之理宗朝拜右丞相問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為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自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

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林大中遷殿中侍御史常因奏事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此皆論用之龜鑑也

○楊時有言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急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

必能通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厭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矣。徽宗之世，溺於宴安，朝無忠言直氣之臣，而外有虜患，固且龜山有此言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二

餘冬序錄二十三

人死為心矣

此涕切為東坡

字子也甚矣宜

五之正色書之

鄒浩元符中為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先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畫之所言，即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

何為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完志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事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勸人百杖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後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象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歎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度外。蓋即晝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辭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

唯君子因而不失其所享。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與我方熊作為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有推柳。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棒策。邦衡之言也。

○錢適為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家朝廷頗知之。布敗。適除中丞。詰詞有蹇蹇匪躬。呱呱帶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攻之。竟

論其匿哀事通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
對褻瀆軒輅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罪或以權或以
黜彌子瑕之餘批直繫其時手雖然是非之自定矣
○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入謝因論近是非不明則
和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
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筠州
推官崔鷗上書引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
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綬賞濫罰賞
繆罰濫佞人徇佞如此而國不亂未知有也上不明而
用非其人其禍有必至者然則奈何理宗因蔣重珍入
對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

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
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子民乃希第神
放一派人

○鞏豐後耳目志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

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為劉高尚道
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按趙子省嶺退錄劉卞功字子
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
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郎
縣津致問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
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即嘗問以脩行之術
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
田又云以手捫胸款心清淨以手上下款氣升降又云

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覓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通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僕夜闌呼僕入。叱問曰。有人主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

快卦快卦

二公皆僕之家

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由也。談又記張乖崖

乖崖後。續華為布衣時。客長安。旅次閭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

而仲塗無心。他故。請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常

久。少邪如此。余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

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

之而去。出城。導馬前行。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掩。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盜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

當謹於事也。

聞見

春考仲塗墜乖崖公平生氣。染非帖

帖者。少年而為此事。或當有之。然近於優俠矣。以此事

為義舉非吾所敢望於吾儒也

○宋陳瓘遺事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
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又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
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
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并
言啖之瓘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
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曰
不眩亦與京同然炫亦不得貴為卿相至與君自肆而
擅私逞欲也史但稱其強記默識莫與為儔而已然則
炫之精神其亦用之而善者乎又晉書王戎視曰不眩
○宋喻樛嘗曰推車者過艱險則相裴楷目之曰如巖下詬病及車之止也

以心之語惇
辨為史之

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春惟公無
己者能之求諸宋世其韓范富諸公乎韓公別錄公言
度國同在西府上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
未常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立於車
可行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
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車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方惡直醜正其何足
以語此也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處國皆刻石廳事有
長安石工安民鐫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之為奸民不忍刻也府官
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字石末恐

得罪後世聞者媿之是時九江有石工者當刻黨籍碑辭於太子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蕪黃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九江守蓋賢于長安者安民事見正史九江石工見李幼武所記惜不得其名字其人可與安民作對嗟乎蔡京其素爾時世界而賤役中已有知義者耶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禾劾之疏曰發號施令國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與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禾因是被謫後王黼得政起禾知秀州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禾之風操美矣其辭官視謫官

事為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重宋雲於折檻之時而深重雲於不審東閣之日也

○衛武公之立據故記不免乎與聞執君之罪執君之罪至大不可贖者而武公之沒也得敷聖之補則以其老而不忘懿戒之傲也不忘懿戒之傲其足以蓋與聞執君之罪乎春謂武公非與聞者乃可有補也宋靖

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以為無

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不反之禍若水此時若欠欽宗一死此悔此恨千載誰復雪得割韜

意從以死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遂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其大節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

稱其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反先
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
糶軼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說性孝
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
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道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危裂
矣林栗之強學惟辨時亦鮮有反者以妄劾朱子至得
罪於後世惜哉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
以時使卒子可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温與過歆喪以
毋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
惟下笑周公謹莖語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

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諸說為戒無何質潛往說所
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見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獲
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每有劄子白事必

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悔翁曾孫也悔翁為
門人及語獲過范温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

為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
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為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詣
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
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
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

而越尤旻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

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帝揭帳。具
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
嗚呼哀哉。

○高宗即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則
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
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綱之所望於其君。在英哲也。漢宗均自東海相。為尚書
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廢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
為欺謾。庶吏清在一己。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仲

長統昌言亦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懿謹慎。循常
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
位。然則欲振起乎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而已
耶。

○宋岳鄂武穆王之廟。始建於鄂。再建於杭。三建於湯
陰。而今建於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
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
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
所不能忘者也。王嘗靖康建炎之難。應宣撫募。屢擒劄
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奪官。歸。詣招
討使。時年尚少。柄任未久而奇其戰功者。以為古良將。

高宗以英哲
仲

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倭兆川、大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昨城之戰，黑龍潭、泥水、閔、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皆、有、功、而、謀、弗、行、於、番、守、然、王、自、一、軍、獨、制、勇、首、兀、木、不、得、犯、抗、入、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且、與、鎮、江、東、清、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戎、陣、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承、制、命、秉、節、鉞、游、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訖、外、不、得、合、外、之、羊、犬、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復、仇、報、國、奏、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

時臨機至，輒加阻抑。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謂，
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實寄之者。
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
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木遇，大敗之于郟城。于臨
之忠憤，固類于頴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木對壘，又
於兀木將歸，而大破當時中興之機，舉集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
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趄，使王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蓋秦
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
為甚。王一回轡，河南州縣復為金有。明年虜犯濠，王至
則遁去。和議既決，而王歸，遂死於權奸之手矣。嗚呼！高
宗嘗命王中興事，一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噫！手燕雲之
券，可恨也。

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自紹興來，十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其捷，士民無處不賴其救。徵諸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討而春，獨謂是鎮為極者，以此王之縱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是鎮有宿，與其開國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

○饑食肉，渴飲血，岳武穆之仇，金甚矣。金人相戒，必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刺禡，來問飛何罪，能伴者曰：意劉禡為不賊，故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禡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

以心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為我禡也。能伴不能答，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胡忠簡得此，笑不為笑，不以

得此笑不為笑，不以之，金甚矣。金人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

而賊信之，忍也。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吁天理之在人心，雖使而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世之人，亦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樹立耶？

於後以薦也。武穆○秦檜以主和議落職，當時已覺檜姦，後復召用，乃張之，死後為之也。然則沒之薦也，淮西軍叛，沒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檜何沒之，免于死，世世仇如沒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因此者，乃有死，必憾沒，旋致傾擿。沒獨不聞於知人，笑乎？沒與鼎嘗共論人才，沒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

惟聽鼎，鼎由是復親恣之，卒為所傾。鼎何明於前，而闇於後，又與沒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與凡

金使來，盡還北俘，朝野具知。檜與有宿謀，而浚迺弗悟耶。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鼎又所親見，奈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於浚，謂檜可大用矣。然則誤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若笑，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於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為人私。浚而況才高，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於上。嗚呼！彼其趨向，有患失心，何所不至。小人易進而難退，守偕浚雖復力陳，嗟宗之痛之也，臍何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為是者亦為

三王外

游酢於安國，而信大詐，以凶于身而禍國家。諸君子乃不免是過也。迂儒身趨君，君子之甚不幸也。君子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世未嘗浚，小人存焉，無小人而君子之智不足，以知之。此世之所以紛紛而以弗靖也。吾於宋諸君子何哉。
○朱熹為江南提刑，入奏事，論內侍其昇甚力。孝宗曰：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辯。點曰：當先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慶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慶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辯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

好我

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大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輪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才者如此。

○劉清之入對。孝宗朝論用人四事。在辯賢否。正名實。使材能。聽換授。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

官。則失之。使偏願考設官本意。指其合主何事。使人人知之。而行罰焉。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文武之官。不可用遺其才。且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趙葵淳祐四年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此正吾君吾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見晁氏客語。與趙清猷司馬溫公之言同。客語又載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志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按金人銘云。教人勿知。莫若無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小人相取。如魏之以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閹。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竒傑之才。而身名瓦裂。為世大戮。後來之人。可以鑒矣。勢動於外。利滑於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不知其幾。豈不重可哀惜也哉。
○朱子嘗言。卒幼安亦是一人才。無不可用之理。但明

賞罰則彼自服。今日用人。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廢置。更不復相收拾。嗚呼。世豈乏辛幼安。而所用顧無賢於幼安者。又使幼安不獲自盡。此古今所以不得用才之效。人有不遇之嘆。而賢者於此。亦不能無足駕之惜也。

○其字三實。殆附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為上官饌。示以反。為觴豆盛甚。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上反以彈大為。於追還薦章。鬱鬱念在明州。嘗歎為一幕官。問曰。君日費

几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齋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二君於此。固非深知

之人也。於疑也，固宜嗚呼。今之監司郡守，不明於二君而欲無悞為人也，難矣。

餘冬序錄卷二十三

餘冬序錄二十四

宋徐處仁傳處仁徐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真吳時傳時燕群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大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樓鑰傳鑰為數令所刪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甚矣論

議托措之在禮制不可無參酌也

後名之曰游賊或曰南劍大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

曰狂者之故法其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

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

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

寵甚至蓋無論已明

大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當既遣人來見自後

屢觀京師洪武初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

遂命去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以領其

教正當有道術常授符故求壽官井中飲者疾輒瘳詔

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

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宋黃伯思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

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而卒蕭貫初感疾夢綠衣中

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既卒人以比唐

李賀此事皆載國史其他傳錄類是者固不勝其夥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為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

言會稽縣民表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

門閭竇慶間玉林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

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今日不聞有

裴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歟。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為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漢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直不滅，吾亦得承敵於遼，為令於金矣。他徽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戲齒耶？彼兵連歲久，萬一有蹙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敵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為遠，後使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靡以遺國家不雪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夫元居元之世，而身心於祿元者，
身之所生而自限也。與宗可謂卓識之士。春書之用媿，
而著龍南集，以見正統之所在，天下之所當同戴，不以
○金之高陵楊興宗，史不著名。元裕之記其當宋渡江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

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
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
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
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
皆死，主將見婦，皆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
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

為妻妾者，故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
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為若妻也。主將許
之。然仿守益嚴。明年春，師還，翠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
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
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
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求新城。
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
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
從我則死。」趙為曰：「吾舅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
舅姑以死。」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

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
石不滅，又燬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
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况烈士夫
夫守素養厚，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撤揭於兩間為不
朽之具，又何如乎？

心未闕破祀

○陳文龍知興化軍，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元兵

城先之，和令呂熙

來攻，不克。使其姪家持其書招降。文龍焚書，斬其使。有

如借口合守汴梁

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

携印及火示守寇

乎。夫臨義而要之死，知生必有死，無不可為之義矣。蒲

去有物者當覺

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

燭人歸心固若紀

壽庚特自畏死耳，而曰如民何。壽庚其愛民者乎。當時

善小沮有與兵諫之民笑之笑

○謝枋得作東山書院記其居在幽燕之三年也其言

曰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不立至今極矣又曰五帝三王

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大變

也讀四書者有媿矣又曰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

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

也嗚呼其言如此宜其能死宋也

○劉整生于金因亂入宋隸孟珙麾下從珙攻金猶不

失所從乃以呂文德之忌至舉瀘州十五郡而款附元

何也整與俞興有隙所讐與也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

佩印獻元而請為圖宋計何也襄陽破臨安搖矣水軍

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整之為元謀宋如此是其罪

豈獨怒於室而色於父者比哉至元十二年整款渡江

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將

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恹卒整

款以是立大功名圖富貴耶何等為善作何等為善成

宜廉希憲之薄之也李庭芝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宴命

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於此其

亦有為也夫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

無媿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

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為御史臺都

察

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敏中之不出款無媿色以見王約耳按約本傳約轉都事時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以約與表裏亦奏殺之上不從不云約之出也桑哥敏中曾劾之而於此默焉其以僚友嫌耶

○元石珪本宋徂徠守道之裔孫也金真祐南渡吳札珪聚兵山東與宋為敵而遠歸欵於元其渡淮棄其妻孔氏子金山宋將造好語之不顧而妻子罹沉淮之厄古人有棄其妻子者矣忍私愛以就大義天理人倫輕重間蓋至不得已焉耳珪之所就欵何如珪降元為元

與金戰曹州被擒至汴金主誘以名爵弗從蒸殺于市元史以此載之忠義此元之忠義云爾非吾徒之所謂忠義也任志本金人也元兵畧地至潞州志以首迎降得克元帥與金兵戰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

親射子牙柴曰降則爾子得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

羊食美天同志

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恐人誅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預微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元史以此載之忠義與石珪比吾均無取焉耳矣

此太高為世便也

三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

尚書復起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違

誰以骨曰老玉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

名不上下曰不守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
余嗣教去名以淵身事二姓弟昭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德不昌今有期頤之壽哀哉

○元史載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

卿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漢陽曾德皆童

稚年嬰難罹故失其父母兄弟或身已賣為奴或終

養于人閱二三十餘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

藥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蘓子瞻記

朱壽昌事配買臣今人悉聞之羊仁輩在近代而事絕

人口非讀元史莫知也春故列其名

○元陳樵陽人娶之東父患風歲久為風疾所侵氣弱不能

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

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且人

疾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筒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

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且有至此者非

相師也

夫其六江有時江○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為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

宇或乞橋一乞以居糶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者祿薄親年又高

沈為詩曰三百年其何猶介至是許笑曰為臣當廉何有小大之別記獨不

名士如如文武云小臣廉乎朱濂誌黃毅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

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為獻歛曰君小臣而死社

稷和黃曰齋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

悲天院不惜花

子命一條遂投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僕素黃般士子皆撫之金谿人少同學間至正

中危仕至中書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翰林待制

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

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

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後居貧坊井中從

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顯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

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

酒釀使家歌舞為歡環守至日晡會大將軍徐達下

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

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歛僧

大梓志危事

公考六通

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
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
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
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

無直筆其無乃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媿齊太史
者僧梓極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梓極危梓非所責
而黃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僕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
後世並與銘般士者觀之死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叅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為翰

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闋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

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惜矣

之年

不可廢也。時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子於享，有坦腹。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受前者者。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

5

為僂，常諫宮中，不且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字彥良，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

與秦府紀善林温，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

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

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伯温有峻隘之

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温已歸，景濂方

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煖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

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提取

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

索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即見聞者哀其遭時不偶，

為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為之序。時洪武十年序中

始卒一不著年號而論之云：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

謂其外

明之初以行其
意是乃尔

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
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
不得免為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展
其政事又加之年壽歛華而實當為資公卿鄉先生以
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
即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齋集仁志作貞壽字大
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來備撰二孝子傳其一朱
照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管吏為民害者季用
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後嚴償重日數十
緡季用病痢被楚顧費力弗任旦夕乞死照懼不敢離

白古乃考察
照涉以典之案
第今年以之有
司之條當時之
司之條當時之

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枉甚重
令益嚴告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照謀於父
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
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獲官者十有四人已
而照感疾死季用傷照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
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動天聽而骨
肉為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
所命也夫而得名筆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
者亦不為不韋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為之

感涕歎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生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懼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陳寧如狗死六
宋誅
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復及曰：義婦事，欲各為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為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為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

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嗚呼！叔

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省之典，漢唐

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為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圭事。

聖祖歎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

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

良死可快也

寧流後皆以不

字六

開流如狗又陳

林英以謂能之
不の不愧也

巖人華除年為翰林脩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
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衾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
其為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對是於大倫死
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闔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
其科縣民益憤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
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
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
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
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

克勤之變心思存如
以之乃十族之慘夫

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
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
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
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
為也

餘冬序錄卷之二十四終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厲辜卷之二十五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

者居第距門甚通公刺知其事妻因隙以發未幾彼逆

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鑿輿當西出公慮必與既會走衡蹕道勒馬銜

言狀氣方勃峭舌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教左右極捶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

認是
大正
印
於
恆
甫

壯弘天文之也 賊臣第弗為痛縮

上迺悟登城頰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惟聞數
正統末不為文傳西 亟返獲殿罪人式式就縛臣息黷矣

南加為生親征時上追悼公及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
居僅沮諫甚切賜葬茲地命有司昏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灑掃後

為左右揀選王所於戲此明 高皇帝所臣為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
百賜詞而以此謂 累朝祠祀若干年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

魏如時 等感公忠義復請于朝如今贈致諭祭為公獲報身後
至山定帳中及見 久而益彰如是哉公所遭謀逆者舊事狀為胡藍二黨

今在兩內及見 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
後之言言宗 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敢定以胡為是

三天之故為寺 以補舊碑之缺以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日史家之攷

為始生為始生 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此
會其實玉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

州時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
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歟韓國之獄當亦

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
鮮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寃狀程篁墩當歡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鮮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

不知何為狀末云臣至疎賤言出而禍必隨然耻立於
耳於後二未考一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七十遭明氏兵亂慮
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

中七年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弼兵掠雲南還邂逅
此石上之五七年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
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鐘山群臣扈從於權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鮑與

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中李某鐵冠道人
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

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
數學談禍福多驗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

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蓋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岳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岳仲劾奏
之大方詞連岳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岳仲還官闈

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空仲寧波人春闈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

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時其所親貪暴自恣兩京

心身之至人。以經考察，皆得先聲。有為對揭於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地皮之對，蓋有由未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鷄，胡

怒其子不孝，心忿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

累乎？胡三舉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

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替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

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

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為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違

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

字之未婚，以花以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

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筮嫁之

了，必限以五十。節初，又能剪髮於姑葬之後，雖劍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

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難，其言下

郡邑旌之見黃文簡公集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

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

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

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

諸公不死心但凶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款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

內是脩九原見某方合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于應天府之尊經閣

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諡者諡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

大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遠

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此為胡不可令廣故更

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大宗論及群臣御書寔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

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縉墓碣內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漢庶人譖

出為廣西叅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

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

墓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并下李今莫

中亦又見之云

少時習老生投

以詩曰浮於地

廣孝中亦見之

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并_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寃。又官其從子為中書。李雖緣舊宮。臣故為通政。尋出知遠。驛賢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眷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蹇首被賜。上謂之曰。朕有通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未於夏忠

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幼孜同

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

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并同前。按楊文定

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

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

上特贈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

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功也。按陳祭酒。敬

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

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且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

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墓封

誠意伯。永樂間為公瑞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

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

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翱為會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贖

罪法。雖太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

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

揮孫環以公事鞭成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

環殺一家三人。公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

環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成卒

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復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

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

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

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名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

內帑。戰馬之費于太樸者。無有紀極。屯堡尚誰脩築。悠

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

前蹟。將來之禍。殆難支也。

○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時

宰擅居寵者。有故人来謁。幸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

大正賜善...

例...

教...

...

...

...

...

...

三言以元氣大

不伴云以元氣大

習亦如也此其力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如也

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

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緇千疋向見

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

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十萬貨緣是婚賂至數千為其

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

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

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

分票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

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字胡起先表之微至內閣試春日詩戴

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却奇思傑句銜口溢發

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謫人之窮

連有莫之為而為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

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

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

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頃

三人皆死不已徒賴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恚痛故噫此何莫非

盜毒孽也經年三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臣

測遂伐之盡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

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前天道果嘗曹耶

○劉東山公時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為之公與焦無他焦特忌公名爾岑

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濬曰劉大夏比何罪必欲文致

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刘和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刘宗宇又素嫉公者乃

署劉某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選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

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道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

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公之謫

賢死後詩云九原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

天下代公之憤而憐公之為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繡卒于家

時春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見繡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教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不要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田廬壹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頒及同宗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說也鄉人嘗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無過舉之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熊繡之清實過於精清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熊繡之過乃清而過者也奈何悠悠蒼天竟乏子嗣元子過繼復先天死遺孤藐

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採輿論為其奏討葬祭兼請贈廕該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幽魂豈任感激臣生與熊繡鄰州舊嘗為其官屬于其人品見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應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繡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卿聽選大理寺評事許愷皆云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就知復若何臣竊恐沒死者聲名無人表章日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生屬吏其子孫俱曾請謚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家俱蒙詔旨許焉繡之貧無媿張戴彼二主事安能比

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詢諸在廷如果臣
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
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其孫日後若堪補廕讀書就
行住給使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為善獲報理無或遺
表清節以勵庶寮揆之治體不為無補臣言雖近黨義
匪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熊瑞月未壹石至補
廕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謚莊簡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氏張老者妻生
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一子各一飛甫四歲
張老卒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

張公注謂二子
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
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婚外人

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婚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
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
吾婚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

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

談苑載宋張公諫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
命其婚主其資而與婚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
三與子也與婚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婚持其書詣府
請如元約諫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

五亦所以為之則不
幼故以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婚

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淨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造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
輻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
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

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
二人後心大及少司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鬣尾馬拔尾落聽不無有悞

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
亦作大官近一負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

托於攝政時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
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譬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

戒節使風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謀
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鷄鴨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

龍虎大王南侵造方以為悞胡侍郎云不足慮故有雞
以當之

○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取厚價焉鵲鴿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媵媒乎是

以不謹累者蓋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
姜榮妾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

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遣華林賊來
攻城姜僉倖倖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

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

三三三

包胥云念在信

亦作大官近一負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

托於攝政時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

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譬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

戒節使風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謀

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鷄鴨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

龍虎大王南侵造方以為悞胡侍郎云不足慮故有雞
以當之

○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取厚價焉鵲鴿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媵媒乎是

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約一父子時亦在難竇
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
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
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殞城南僧院事聞詔旌曰貞
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嚮嘗為喬侍郎妾高氏貞烈賦今
聞竇氏事二人者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棄城罪重部
息外美之速要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次陞
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死終兩月即屬媒有所求明年奪
官是以報竇之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婦多矣
明年奪復之六職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為

戲墜地拗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真者同里也一
日相見戲擊其頸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潛遁
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

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瘵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
勞極瘵撐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忽遽問削竹為銳
銘刺之瘵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天
刑之在人不可偶如此命為不死雖有致死之道而不死
也豈不信哉

蘇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蘇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所之非入亦解以出而自下以歸自效以止進而不

歸海之深草屋盡與野鳥共食而向豈不無所歸而

其歸處亦與野鳥共食而向豈不無所歸而

未嘗不歸也

歸內于則和對經師其外是歸也

日附其外其外是歸也

歸也



